

歷史空間

白茶花

緩結(澳洲)

一切都有其所以產生的根源，正如叔本華曾說過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說任何事物皆可被解釋。」為此，人世間不論是怎麼樣的一樁婚姻，我覺得如真的是起於戀情，便算是具備了值得謳歌的基礎。

提起婚姻在未進入「菇輩」階段，而是尚處於「孢子」時期的那種狀態，有一件曾實際發生過的事總讓人難以忘卻。

在悉尼北部，有一座規模不大，但卻有歷史的教堂。因為年代久遠，位於教堂左邊的那片墓地不知早在多少年前便已「滿員」。

就在這座小墓園裡，有一塊比墓園中其他墓碑要寬三四倍，卻同樣滿佈着青色苔痕的石碑，上面記載着一個凄婉優美，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約是1892年，那時的悉尼還很荒涼，除了規模不大的城鎮內有些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商舖、屋宇外，在近郊一帶僅是一處處相距甚遠的民居屋舍。

一位年僅剛滿19歲的青年，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一早便穿戴一新，騎着馬去相距不遠的一個村落看望他的未婚妻。出門前還特意在西服左襟的紐襻上插戴了一朵連着一截樹枝，帶着一片綠葉的白色山茶花。

那時北悉尼一帶的山道大都起伏不平，尚未像日後似地修建出一些四通八達，合乎規格的車路。在那些夾於山間的小道上不時便會橫躺着

一道隨着驟雨時而時停的清溪。

這天一早騎着馬獨自行了一程，就在準備穿越

一條橫在面前的小溪流時，不知為什麼，因那匹馬突然受驚，一個縱身，當即便把這位騎在背上的年輕主人拋到了地面。

那條小路本就少有來往行人，數小時後，等有人路過這裡時發現了那匹站立在溪流邊的馬，急急忙忙靠近這位倒臥在地面的青年時，發現他的脈已不跳，早已停止了呼吸。

這幾個路人手忙腳亂地抱起他來，只是連叫了半天，都不見青年再有任何反應。

這一噩耗一經傳出，便使兩個家庭間正在商議着的一場在即的婚禮，頓時變化成了必須盡快辦理的喪禮。

在無與倫比的傷痛絕望中，男女雙方的家長決定將這位早逝的兒子及準女婿就近下葬在這座平時總是少有人來往的小教堂的墓園裡。

蓋棺前，那位痛不欲生的未婚妻帶着滿面的淚，當着眾人的面，從這位永遠閉上了眼睛，當時只是為了見到她，如今這一願望卻已永遠沒可能再實現的未婚夫胸前，小心翼翼地取下了那朵仍一直戴着的，看來一定是打算送給自己的白色山茶花。

落葬後，這位姑娘一直獨守着這座新墳，等所有人散去，才附在祝願，親自把那朵連枝帶葉的茶花插到了緊挨墳墓的一片空地上。

誰想那朵白色的山茶在接下來的一連幾天裡竟沒有枯萎。女郎發現這一奇蹟後，便不時地常來墓地為它澆水，直至那小小的一截山茶枝長成了一棵山茶樹。

十多年前我去那裡時，發現由那朵山茶花自由發展出的一叢叢山茶樹的覆地面積已超過了五六平方米，已成了枝幹既粗又高的一片山茶林。

在我步入墓園，讀了那段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時，那叢茂密的山茶林正隨風晃動，以它滿枝的雪白的花朵示人，像是仍在敘述着那對少男少女間經久不息的戀情。

石碑上並未記載那位曾是墓主準新娘的少女最後的去處。使人無法得知事後她是否已另有所



白茶花。

網上圖片

屬，成了一位與此姓無關的他人婦。更不清楚若至今她或他家族中仍有人住在附近一帶的話，是不是還照樣會來墓園走動，繼續為這位早逝青年照料他的「居所」？而那段確曾有過的真情，直至女方辭世，又曾在陰陽兩界間確確實實地維繫過多長的一段時日？

在杭州，有一種極為傳統的說法，常會稱那些在十九歲命絕的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為「十九郎」。

在中國，白色含帶着不幸，並有一種祭祀，或趕赴喪禮的含義。按中國的禮俗，是「喜」是「喪」的最大分別，便是看它究竟是由「紅」色來包裝，還是由「白」色來打點。而且亦向有在舉辦喪事時，一家大小都必須一身素白，必須披麻戴孝的嚴格規定。為此，若按中國的舊俗來解，胸戴白花，便已意喻赴約黃泉。

在澳洲人眼裡，白色除了象徵着純潔，表示自身的一心一意外，並不具任何其他含意。為此，在西式最為正統的婚禮上，新娘的婚紗除了款式上有可能隨意變化外，亦大都一律地雪白。

多少年過去了，不論這椿不幸的事是出於機率甚微，不可能找到任何理論依據的「偶然」，還是一種勢必的命定的「必然」，直至今日，都仍像當時一樣地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永遠都在證實着婚姻的初步，正是一種由男女雙方的相互傾慕，所引發出的最為純真的戀情。

古今講台

吳羊璧

鳳凰故事

在中國傳統上，常常尊敬地提到兩樣很少出現的吉祥動物，一是麒麟，一是鳳凰。出現的時候是叫人高興的大事，歷史上常會記載。

舉二例。《資治通鑑》卷二十七，漢紀，記漢中宗的時候：「春，二月，以鳳凰、甘露降集京師，赦下。」祥瑞出現，皇帝高興，大赦。

又：「冬，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

這一年，鳳凰出現頴川的次數尤其多。《資治通鑑》記：「是時鳳凰、神爵數郡國，頴川尤多。」神爵在這裡與鳳凰並提，大約也是祥瑞的鳥類。《漢書·宣帝紀》中也提到，並且有具體的描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從這裡看，鳳凰是多色彩的。注文更具體地寫：「大如鸚鵡，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

那些年，頴川的太守是黃霸，他的政績很好，民風淳厚。「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

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頴川太守黃霸的政績好，人民普遍重視道德與社會秩序，這是很值得在史書上表揚的，這和鳳凰在甚遠地方出現應該沒有甚麼必然的關係，不過，人們很容易聯想在一起，因為社會安定民風淳厚是大好事，是祥瑞。這時候又正出現特別多的鳳凰，不正說明鳳凰的出現確是一種祥瑞嗎？

不過，那時候，鄰近的河南太守嚴延年，卻是個作風很惡劣的大官，「陰鷲酷烈」，曾經一次處治縣裡的囚犯，輕易的殺了許多囚犯，「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一個太守被百姓叫作「屠伯」，此人的惡劣可想而知。這個名聲惡劣的太守嚴延年，與政績優良的黃霸就是「比鄰為守」，地界靠近，覺得黃霸時常得到褒賞，自己卻沒有，內心就有許多疙瘩。不過，當地府丞《資治通鑑》只寫他名「義」卻是關心民生的，當時發生蝗災，府丞到民間去看看，回來見嚴延年的時候，說起蝗情，嚴延年冷冷地說了一句非常不像樣的話，說：「此蝗豈鳳凰食邪？」

頴川多次出現鳳凰，不管算不算祥瑞，總之不會是不吉祥的事，何必這樣用貶罵的字眼，硬把蝗災與鳳凰扯在一起呢？

更料不到的是，這件事的下文竟出了人命。那個頗直的府丞竟因此自殺了。

這位府丞(義)是個直性子，是非感很強，《資治通鑑》的原文是，這個人「頗忤」他自感與嚴延年合不來，很擔心嚴延年會向上級中傷他。嚴延年表面上倒是對他給面子的，時時「饋遺之甚厚。」他時常給這位府丞送點甚麼，送得是輕是重不要緊，要緊的是這位性子直，膽子又小的府丞竟然覺得這裡面有甚麼不對頭，愈想愈不安，愈害怕，精神上太緊張了，自己求求卜。「自筮，得死卦。」(筮，是用著草卜占。)他占卦，自然是頗相信占得的結果的。於是「忽忽不樂」。如果只是不樂也罷了，他竟然想到求死。

他的心中原來有一件事覺得必須做，就是去向上一級告發嚴延年的惡行，知道後果會很嚴重。但這一次下了決心，上告了，「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然後自己伏藥死，以死證明他上告的可靠性。

上級查案，果然查得嚴延年的若干重大罪行，於是判了死刑，棄市。府丞死而有靈，應該欣慰。

說到鳳凰，鳳凰來儀，本是好事，但沒有料到當年頴川出現鳳凰，卻出了這樣的悲劇。

豆棚閒話

拜信與掛假壽星圖

龔敏迪

古人寫信落款時往往會寫上「某某再拜」等客套話，這只是習慣性的虛禮而已，但米芾在寫信寫到「再拜再拜」時，卻真的會放下筆來，認真地整理一整衣服，恭恭敬敬地拜上幾拜才算完。這一舉動有一次正好被人從窗戶縫裡看見，於是，就一時被傳為笑談了。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對虛禮也十分反感。當時的習慣是，賀上生日時，下屬都要寫些祝壽的文字，或者送上一副壽星圖，但一般都是只接受文字，壽星圖往往都是看也不看，祝完了壽，就退回了，所以送圖的人，因為對方不打開看，就不必一定是壽星圖了。《萍洲可談》載：王安禮因為多次諫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張旼所劾，由執政因而出任舒州知州的時候，正好遇到一次西夏使臣，於是下屬照例送來不少裝載紅繡囊裡的畫。可是王安石卻十分鄭重其事地把它們一一展開後掛在了大廳裡，而且還一一標明送畫者的姓名，然後點了香，請大家一起來欣賞！於是大家看到：其中不僅有佛像；有鬼神畫；有一幅軍官送的，還是名畫家白畫的雙貓圖；甚至聽說還有一幅竟然是某誌銘，嚇得經手辦事的人，覺得太不禮而沒敢打開。

米芾常常被人認為「頗」，但正因為他的執着，而在書法藝術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他看出了王安石法中的弊端，對王安石沒有採取支持的態度。他還在同樣不贊成如此變法的蘇軾，因為寫了一些反對變法的詩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等指控下獄，在他處境十分危險，無人敢救的時候，是王安石從容地

開卷有益

《東海道徒步旅行記》：文字中的浮世繪

王 淼



《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封面。網上圖片

約略相當於中國的晚明至滿清時期，日本的江戶時代同樣是一個很好玩的時代——城市崛起，商業繁榮，隨之而來的，則是市民文化盛行，市井文學勃興。日漸富裕的城市居民在酒足飯飽之餘，開始追求聲色犬馬的感官享受。所謂：「四海波平浪靜，天下太平盛世，夫妻連理常青。」而暢遊東西南北的漂泊之旅，居然也成為一時風尚。十返舍一九的著名「滑稽本」《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即產生在這樣一種時代大背景之下。

在日本民間，《東海道徒步旅行記》是一部廣為人知的「滑稽本」，不僅開世當時即流傳紙貴，後世模仿之作更是層出不窮。「滑稽本」云云，原是江戶時代的一種小說體裁，內容多為市井故事，大都借助語言上的插科打諢，反映世間百態，揭示人性弱點，借調侃嬉鬧之名，行戲謔嘲諷之實。十返舍一九與式亭三馬並稱，俱為「滑稽本」名家，而他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當然也是「滑稽本」的代表作之一。小說寫兩位市

井小人物的一次東海道徒步旅行，他們自江戶的日本橋出發，循著那條著名的沿海驛道，經橫濱、田原、沼津、京都、大阪等地，前往伊勢參拜大神宮。這二人身上幾乎具有一般小市民所能夠具有的所有毛病：愚昧，虛榮；好吃懶做，貪財好色；喜歡說大話，愛沾小便宜……他們一路上相互調侃，彼此搞笑，總是自作聰明，總是弄巧成拙——諸如，穿著木履進浴，結果踏穿釜底；冒充名士騙吃騙喝，最後被人揭穿；偷看新婚夫婦行房，卻推倒紙門，壓在新郎身上，等等。自然沒少幹了偷雞不成蝕把米的勾當。這二人頗有點像是古戲文中的丑角，雖然洋相百出，卻總不自知；雖然有些吊兒郎當，卻也算不上是什麼壞人。江戶時代的山川景色與風土人情，就在這種喜劇的氣氛中慢慢拉開帷幕，惟妙惟肖地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

前一段時間，我讀日本浮世繪巨匠歌川重常繪製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雖然為書中收錄的「寂寞或者悲哀，還有他平靜的智慧」的浮世繪而感到驚艷，但對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卻未免了了，總是有點感覺隔膜。今讀《東海道徒步旅行記》，不僅對歌川重常的浮世繪多了幾分體貼的理解，就連十返舍一九的文字也同時具有了一種畫面感——似乎能夠看到兩個悠閒自在的市井小民，隨心所欲，腳之所至，無拘無束、無牽無掛地走在路上。無論是風和日暖，還是風雨交加，他們總是興高采烈、興致勃勃；不管是遭到挫折，還是遭遇尷尬，都無法影響他們的好興致和好心情。這種積極、樂觀的市民精神，當然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十返舍一九寫得十分熱鬧，其間故事雖然不免有些誇張，但事實卻多從世俗中來，所以，讀來也並不覺得怎麼荒誕。尤其饒富趣味的是，十返舍一九的文字還天生帶有一種「冷幽默」的色彩，這邊廂他寫得一本正經、煞有介事，那邊廂你卻早已讀得喜不自禁，乃至不自覺地笑將起來。

另外，頗值得一提的，小說的譯者鮑耀明先生原本是知堂老人的好友，一位名符其實的日本通。他以九十歲的高齡翻譯這部名著，一方面是為了完成知堂老人的生前夙願；另一方面，他與知堂老人一樣，「最能夠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對江戶時代這部古典名著也一直抱有極大的興趣。鮑先生說：「竊以為當世精通日本文學界不少，勝我者更多，不在話下，但日本文學與江戶方言兼懂的人士可能就不會太多了。」而他本人則出生於日本橫濱，就讀於東京大學，恰恰正是兼通日本文學與江戶方言的人士。所以，我們在鮑先生的譯文中既能夠領略到十返舍一九的文字神韻，而對原著的細心把握與熨貼處理，亦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

【《東海道徒步旅行記》(日)十返舍一九著，鮑耀明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定價：35元。】